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六十四回 諸葛夢裡授兵書 歐陽獄中施巧計

詩曰：三卷兵書授遠孫，輔成孝子建奇勳。非關預識歐陽計，須知袖裡有乾坤。

卻說岳夫人見銀瓶小姐投井身亡，痛哭不止。梁夫人亦甚悲傷，闔家無不哀痛。就是那些來來往往行路之人，那一個不贊嘆小姐孝烈！梁夫人含淚勸道：「令愛既死，不能復活，且料理後事要緊。」岳夫人即吩咐岳安，速去置備衣衾棺槨，當時收殮已畢。

岳夫人對梁夫人道：「現今這五口棺木將如何處置？必須尋得一塊墳地安葬，方可放心。望姊姊索性再待幾日，感恩無盡！」梁夫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愚姊要全始全終，豈肯半途而廢？可命家人即於近處尋覓便了。」當時岳夫人即命四個家人在篷下看守，自同梁夫人並眾家屬仍回驛內安歇。

過了兩日，岳安來稟道：「這裡棲霞嶺下有一塊墳地，乃是本城一位財主李官人的。他說岳元帥一門俱是忠臣孝子，情願送與岳元帥，不論價錢。祇要夫人看得中，即便成交。」岳夫人聽了，即邀梁夫人一同出城，來至棲霞嶺下，看了那塊墳地，□歡喜。回轉驛中，即命岳安去請李官人來成交。去不多時，李直同了岳安來見岳夫人，送了文契，不肯收價。韓夫人道：「雖是官人仗義，但沒有個空契之理，請略收些，少表微意可也。」李直領命，收下二□金，告辭回去。岳夫人擇取吉日，安葬已畢。

梁夫人送回驛中，已見那四個解官、二□四名解差催促起身。岳夫人就檢點行李，擇於明日起身。梁夫人又著人去通知韓元帥，點了有力家將四名護送。梁夫人親送出城，岳夫人再三辭謝，祇得灑淚而別。梁夫人自回公寓，岳夫人一家自上路去。這裡秦檜又差馮忠帶領三百名兵卒，守住在岳墳近處巡察，如有來祭掃者，即時拿下。一面行文下文書，四處捉拿岳雷；一面又差馮孝前往湯陰，抄沒岳元帥家產，不提。

再說韓起龍一日正與後雷等坐在後廳閑話，那上臨安去的家人打聽得明明白白，回來見了員外，將秦檜如何謀害、梁夫人如何尋棺、如何安葬、銀瓶小姐投井身亡，岳氏一門已經解往雲南、現在差官抄沒家私、四下行文捕捉二公子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岳雷聽了，不覺傷心痛哭，暈倒在地。眾人連忙將姜湯灌醒，醒來，祇是哀哀的哭：「爹爹呀！你一生忠孝，為國為民，不能封賞，反被奸臣慘害！一家骨肉，充發雲南！此仇此恨，何日得報！」正是：

路隔三千里，腸回□二時。思親無盡日，痛哭淚沾衣。起龍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二弟不可過傷。你壞了身子，難以報仇！」岳雷道：「多承相勸。祇是兄弟欲往臨安，到墳前去祭奠一番，少盡為子之心，然後往雲南去探望母親。」起龍道：「二弟，你不聽見說奸臣差人在墳上巡察，凡有人祭奠的，必是叛臣一黨，即要拿去問罪？況且行文畫影，有你面貌花甲，如何去得？」牛通道：「怕他甚麼！有人看守，偏要去！若有人來拿你，我自抵擋。」宗良道：「不如我們五個人同去，就有千軍萬馬，也拿我不住。」眾人齊聲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我們一齊去。」韓起龍就吩咐收拾行李，明日一同起身，不表。

且說諸葛英自長江分散回家，朝夕思念岳爺，鬱鬱不樂，染成一病而死。其子諸葛錦在家守孝，忽一夜睡到三更時分，夢中見父親走進房來，叫聲：「孩兒，快快去保岳二公子上墳，不可有誤！」諸葛錦道：「爹爹原來在此！叫孩兒想得好苦！」上前一把扯住衣袂，諸葛英將諸葛錦一推，倒在床上，醒來卻是一夢。到次日，將夜間之夢告訴母親。諸葛夫人道：「我久有心叫你往湯陰，去探望岳夫人消息，既是你爹爹托夢，孩兒可速速前往。」

諸葛錦領命，收拾行李，辭別母親，離了南陽，望相州進發。不想人生路不熟，這一日貪趕路程，又錯過了客店無處棲身，天色又黑將下來，又走了一程，祇見一帶茂林，朦朧月色，照見一所冷廟，心中方定，暗想：「且向這廟內去蹲一夜再處。」走上幾步，來到廟門首，兩扇舊門不關。上邊雖有匾額，字跡已剝落的看不出了。諸葛錦走進去一看，四面並無什物，黑影影兩邊立著兩個皂隸，上頭坐個土地老兒。一張破桌，缺了一隻腳，已斜攤在一邊。諸葛錦無奈，祇得就拜臺上放下包裹，打開行李，將就睡下。行路辛苦，竟蒙矓的睡著了。

將至三更時分，忽見一人走進店來，頭戴綸巾，身穿鶴氅，面如滿月，五絳長鬚，手執羽扇，上前叫道：「孫兒，我非別人，乃爾祖先孔明是也！你可快去保扶岳雷，成就岳氏一門『忠孝節義』。我有兵書三卷：上卷占風望氣，中卷行兵布陣，下卷卜算祈禱。如今付你去扶助他，日後成功之日，即將此書燒去，不可傳留人世，須要小心！」說罷，化陣清風而去。諸葛錦覺然醒來，卻是一夢。到了天時起來，見那供桌底下有個黃綾包袱，打開一看，果然是兵書三卷，好不歡喜。連忙一總收拾在包裹內了，就望空拜謝，看看東方漸白，就背上包裹，出了土地廟。一路下來，日間走路，夜投旅店。又在市鎮上買了一件道家衣服，從此日常改作道家裝束。又行了幾日，到了江都地面，住在一個馬王廟內。每日在路旁搭個帳篷，寫起一張招牌來，上寫著「南陽諸葛錦相識魚龍並不計利」□三個大字。那些人都有來相的，皆說相得准。送的銀錢，諸葛錦也不計論多寡，賺得些來將就度日。

那一日，岳雷同著牛通、宗良、韓起龍、韓起鳳五個人，一路行至江都，打從諸葛錦帳篷前走過。牛通看見聚著一簇人不知是做甚麼的，便叫：「哥哥們慢走，待我看看。」就向人從裡分開眾人，上前一看，說道：「是個相面的，甚麼希罕，聚這許多人！」岳雷聽見，便道：「我們何不相一相，看他怎麼說？」岳雷就走進帳篷，眾人也一齊跟進去。不道看相的人多，牛通就大喝道：「你們這班鳥人！要相就相，不相的，卻擠在這裡做甚麼？快快與我走他娘，不要惹我老爺動手！」那看的人見牛通是個野蠻人，況這五個人都是異鄉來的，與他爭些甚麼，都一哄的散了。岳雷上前把手一拱，說道：「先生，求與在下相一相。」那諸葛錦抬頭將岳雷一看，說道：「足下的尊相，非等閑可比！等小子收拾了帳篷，一同到敝寓細細的相罷。」岳雷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那道人即去把招牌放下，卷起帳篷，一同眾人來到馬王廟中，各各見禮坐下。

諸葛錦道：「足下莫非就是岳二公子麼？」岳雷吃了一驚，便問：「小弟姓張，先生休要錯認了！」諸葛錦道：「二兄弟，休得瞞我！我非別人，乃諸葛英之子也。因先父托夢，叫我來扶助你去上墳的。」岳雷大喜道：「大哥從未識面，那裡就認得小弟？」諸葛錦道：「我一路來的關津，俱有榜文張掛，那面貌相似，所以認得。」眾人大喜道：「今番上墳，有了諸葛兄就不妨事了。」牛通道：「既有了軍師，我們何不殺上臨安，拿住昏君，殺了眾奸臣！二兄弟就做了皇帝，我們都做了大將軍，豈不是好？」岳雷道：「牛兄休得亂道！恐人家聽見了，不是當要的！」

當時諸葛錦一一問了姓名，就在廟中住了一夜。到次日，收拾行李，離了馬王廟，六個人同望臨安上路。行了一日，到瓜州已是日落西山，天已晚了，不好過江，且在近處揀一個清淨歇店住了一夜。天明起身，吃飽了離了店門，一齊出了瓜州城門，見有一個金龍大王廟，諸葛錦道：「我們且把行李歇在廟中坐坐，那一位兄弟先到江邊叫定了船，我們好一齊過江去。」岳雷道：「待小弟去，眾位可進廟中等著。」說罷，竟獨自一個來到江邊。

恰好有隻船泊在岸邊，岳雷叫聲：「駕長，我要僱你的船過江，要多少船錢？」那船家走出艙來，定睛一看，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客人請坐了，我上去叫我夥計來講船錢。」岳雷便跳上船，進艙坐下，那船家上岸飛跑去了。岳雷正坐在船中，等一會，祇見船家後邊跟了兩個人，一同上船來道：「我的夥計就來了。這兩個客人也要過江的，帶他一帶也好。」岳雷道：「這個何妨。不知二位過江到何處去公幹？」二人流淚道：「我二人要往臨安去上墳的。」岳雷聽了「上墳」兩字，打動他的心事，便問：「二位遠途到臨安，不知上何人之墳？」二人道：「我看兄是外路人，諒說也不妨，我們要去上岳爺之墳的。」岳雷聽了，不知不覺就哭將起來，問道：「二位與先父有何相與？敢勞前去上墳？實不相瞞，小弟即是岳雷，二公要去，同行正好。」二人道：「你既是岳雷，我二人也不敢相瞞，乃是本州公差，奉秦太師鈞旨來拿你的。」二人即在身邊取出鐵鍊，將公子鎖了上岸，進城解往知州衙門裡去。那知州姓王名炳文，正值昇堂理事。兩個公差將岳雷僱船拿住之事稟明。知州大喜道：「帶進來！」兩邊一聲吆喝，將岳雷推至堂上。知州大喝道：「你是叛臣之子，見了本州為何不跪？」岳雷道：「我乃忠臣之子，雖被奸臣害了，又不犯法，為何跪

你？」知州道：「且把這廝監禁了，明日備文書起解。」左右答應，就將岳雷推入監中。

且說那眾小弟兄在大王廟中，等了半日，不見岳雷轉來，韓起龍道：「待我去尋尋看，為何這半日還不來。大江邊又是死路，走向那裡去了？」起鳳道：「我同哥哥去。」弟兄兩個出了廟門，來至江口，祇聽得三三兩兩傳說：「知州拿住了岳雷，明日解上臨安去，倒是一件大功勞！」也有的說：「可憐岳元帥一生盡忠，不得好報！」又有的說：「秦太師大約是前世與他有甚仇冤。」韓起龍弟兄兩個聽得明白，慌慌張張回轉廟中，報知眾人。

牛通便對諸葛錦道：「都是你這牛鼻子，叫他去叫船，如今被人捉去。快快還我二兄弟來便罷，不然我就與你拚了命罷！」諸葛錦也慌了手腳，宗良便道：「牛兄弟且莫要忙，事已如此，我們且商量一計，救他方好。」諸葛錦道：「且慢，待我來卜他一卜。」就在身邊取出三個金錢，對天禱告，排下卦來。細細看了卦象，大喜道：「你們各請放心！包管三更時分，還你岳家兄弟見面便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如今現被知州監禁在獄，我們若不去劫牢，今晚怎得出來？」諸葛錦道：「我看卦象，是有救星在內，應在西亥二時出城。我們都往城邊守候，包你不錯就是。」眾人無奈，祇得由他。

且說岳雷在牢中放聲大哭，大罵：「秦檜奸臣！我父親在牛頭山保駕，朱仙鎮殺退金兵，纔保得這半壁江山。你將我父兄三個害死風波亭上，又將我滿門充發雲南！今日雖被你拿住，我死後必為厲鬼，將你滿門殺絕，以泄此恨！」帶哭帶罵，嘮叨不住。

誰知驚動了間壁一個人聽得明明白白，便大喝一聲：「你這現世寶！你老子是個好漢，怎麼生出你這個膿包來，這樣怕死！哭哭啼啼的來煩惱咱老子！」那禁子便道：「老爺不要理他，過了今日一晚，明日就要解往臨安去的。他不曉得老爺在此，待我們去打他，不許他哭就是了。」

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是復姓歐陽名從善，綽號叫做「五方太歲」，慣賣私鹽，帶些私商勾當。祇因他力大無窮，官兵不敢奈何他，又且為人率直，逢兇不怕，見善不欺。昔日渡張保過江的就是此人。因一日吃醉了酒，在街坊與人廝打，被官兵捉住，送往州裡。州官將他監在獄中，那牢子奉承他，便賞他些銀錢。倘若得罪了他，非打即罵。那些禁子怕他打出獄去，盡皆害怕，所以稱他叫「老爺」，□分趨奉他。他倒安安穩穩坐在監房裡。

那日，聽得岳雷啼哭，假意發怒，便對禁子道：「今日是我生日，被這現世寶吵得我不耐煩。」就在床頭取出一包銀子，約有二□來兩，說道：「你拿去，替我買些雞鵝魚肉酒曲果子進來，慶個壽，也分些眾人吃吃。」禁子接了銀子，到外邊買了許多酒菜。收拾端正，已是下午。禁子將那些東西，搬到從善面前擺著。從善叫分派眾囚人，又道：「這一個現世寶，也拿些與他吃吃。」眾牢子各各分派了，回到房中坐定。歐陽從善與這些牢頭禁子猜拳行令，直吃到更深，大家都已吃得東倒西歪，盡皆睡著。

從善見眾人俱醉了，立起身，拿了幾根索子束在腰間，走過隔壁來，輕輕的對岳雷道：「我乃歐陽從善，日間聽見你被捉，故設此計救你！」公子稱謝不盡。從善便將公子鑰鑄去了，便道：「快隨我來！」二人悄悄來至監門首，從善將鎖輕輕打落，二個逃出監來，如飛的來至城頭。歐陽從善解下腰間的索子，拴在岳雷腰裡，從城上放將下去。誰知這諸葛錦預先算定陰陽，同眾弟兄在城腳下接應，見岳雷在城上墜下，盡皆歡喜。牛通道：「這個人算的陰陽果然不差！」忽然見城上高喊一聲：「下邊是甚麼人，走開些！」這一聲喊裡，歐陽從善即趨勢一縱，已跳下城來。與眾弟兄相見了，各通姓名。岳雷將從善在監中相救之事說了一遍，從弟兄□分感激，稱謝不盡。

諸葛錦道：「我等不可遲延，速速尋覓船隻過江！恐城中知覺，起兵追來，就費手腳了。」眾弟兄各各稱「是」，一齊同到江口，卻見日裡那隻船還泊在江邊。韓起龍跳上船頭，喝聲：「艍公快起來，本州太爺解犯人過江。」那艍公在睡夢裡聽見吆喝，連忙披了衣服，冒冒失失鑽出艙來，早被韓起龍一把揪起頭髮，身邊拔出腰刀，一刀剝落水去。眾兄弟齊上船來，架起檣槳，一徑搖過江去了。正是：鰲魚脫了金鈎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